

沉痛悼念戴逸老师

历史学院：

惊悉戴逸老师不幸逝世，几天来都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至今我仍不愿相信戴逸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戴逸老师是新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杰出的人民教育家。戴逸老师的崇高品德、人格魅力、高尚修养、厚重学养早已在中华大地上铸成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令人无比敬仰和无限缅怀。他对新中国历史学科建设特别是清史研究的推动、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对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成长成才，都做出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他是几代中国学人公认的可亲可敬的大先生、好老师。

我有幸与戴逸老师相识已经 40 多年。至今我仍记得 1982 年初，戴逸老师在 81 级硕士研究生入校迎新会上，向我们提出了人民大学的研究生“首先做战士，其次做学者”的嘱托，印象十分深刻。戴逸老师的夫人刘炎老师是一个像“妈妈”一样的老师，给我们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程。1984 年底，我的导师孙健老师诚邀戴逸老师担任我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对我做学问和做人给予了谆谆指教，至今铭记在心。我留校任教后特别是 1995 年到校部机关工作后，时常去铁一号看望戴逸老师和刘炎老师，开朗的刘炎老师总是畅谈的主角，戴逸老师总是含笑坐在一旁倾听，这种温馨愉快的场景时常浮现在脑海中。

戴逸老师孜孜以求编纂清史的强烈愿望和紧迫感，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史学家。记得 20 世纪 90 年代末，教育部要设立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在学校具体组织申报工作，戴逸老师反复告诫我，人民大学申报清史重点研究基地不仅是要加强清史研究所的力量，更是要为国家纂修清史而呐喊、而服务，戴逸老师带头利用各种机会，高呼应立即开始清史纂修工作；在纂修清史时机到来之时，他与朱诚如等老师运筹帷幄，提交详细论证报告，吴晓求教授和我受命草拟项目经费报告，时至今日想起当时参与其中的兴奋场景，仍感到十分自豪；在清史编纂工程启动之际，戴逸老师曾对我半开玩笑的说：“你来做总提调吧”，我一时受宠若惊，后因我调到人大出版社工作，这个“总提调”也就成了一个美好的回忆。

2002 年到出版社工作后，我与戴逸老师和清史编纂委员会的联系明显增多了。回想起来许多事仍历历在目：例如，应戴逸老师要求，我们派出人大出版社孟超副社长和王立新同志参与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处的工作，我们受托承担了《康有为全集》《梁启超全集》和若干重要清史丛书、历史文献的出版工作；又如，在我主持“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丛书编纂时，我诚邀戴逸老师担任文库主编，当时戴逸老师因清史编纂工程而无暇分心，但是在听到我表达“这是我的一个出版梦想”时，戴逸老师慨允担纲，与王俊义、耿云志老师给予我巨大的工作支持；再如，我一直积极推动《戴逸文集》编辑出版工作，但是戴逸老师总是谦逊婉拒，尽管我们此前出版戴逸老师著作时都按照统一板式编辑出版，还是直到 2015 年 2 月 6 日我前去拜年才同意我们做这项工作，将毕生研究成果授权人大出版社结集出版。这一天我写下了一组拜访戴逸老师感想的诗句，其中两首是：“皓首披沙未待时，胸藏万卷少疑迟。从来鼓噪如扬土，乐把丰碑作砚池。”“门前岁月似停留，笑论英雄万古游。信手拈来惊悚事，一言破解复何求。”

戴逸老师是一代祖师、学界圣人！戴逸老师离开而留下的思想空白和学术空白，没有谁

能够填补！谨向戴逸老师的家人转达我的哀悼和问候！

另外，受袁宝华老校长家人袁普、袁朱之托，谨向戴逸老师家人转达袁宝华老校长家人的哀悼和问候！

人民大学 贺耀敏

2024年01月27日